

刘庆邦推出最新短篇小说集 收录22篇以爱情为主题的中短篇小说

《心事》:生活是矿井 爱是矿灯

作者简介:刘庆邦,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,一级作家。当过农民、矿工和记者,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断层》《远方诗意》《平原上的歌谣》《红煤》《遍地月光》《黑白男女》等九部,中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《走窑汉》《梅妞放羊》《遍地白花》《响器》《黄花绣》等七十余部,多篇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日、俄、德等国文字。短篇小说《鞋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。中篇小说《神木》《哑炮》分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。



近日,鲁迅文学奖获得者、著名作家刘庆邦推出最新短篇小说集《心事》。书中收录了他在40余年的写作生涯中,创作的22篇以爱情为主题的中短篇小说。故事背景以矿工生活和农民生活为主,从客观平行的视角展现了男女主人公遭遇爱情时的心灵世界。

据该书出版方、人民文学出版社相关负责人介绍,与自己以往强调小说的反思功能不同,《心事》着重于生活中的爱,突出小说的审美功能。刘庆邦说,“生活是矿井,爱是矿灯。爱

的本质是善良、尊重和付出。爱也是一种天赋、能力和意志力,人对真正的爱总是保持着敬畏感。”

作者最为广大读者熟悉的中篇小说《神木》,被改编为电影《盲井》,斩获第五十三届柏林电影节“银熊奖”。他认为,文学既有审美功能,也有反思功能,写作应当从个人内心出发,忠于自己的内心感受。

对于如何写出好的爱情小说,刘庆邦给出的回答是,用思想升华情感,然后才能写出完美的作品。先是生活,后是小说。 辽沈晚报记者 李爽

好书推介

《大地雅歌》

鲍尔吉·原野/著



鲍尔吉·原野被称作中国文艺界的“草原三剑客”之一。这本书揭示了人与大地的某种神秘的关系,表达了一位作家对大自然的敬畏。全书宏观与细微具在,乐曲与画面共生,是作家向养育我们的这片天地的致敬。他以特质的语言鲜活地把大地、树木、河流、节气再现于书中,展现了作家宽阔、悠远的情怀,具有鲜明的个人视角和写作风格。

《战未决》

何达/著



小说以旷氏家族三代人的经历与纠葛为主线,多角度描绘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几代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故事,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同仇敌忾、勇于牺牲,积极投身抗日战争的伟大事迹。人物形象性格鲜明、生动立体,作家更努力挖掘战争对不同人物内心的冲击和影响,在语言方面亲切自然、生动幽默、雅俗共赏。

《背叛》

保罗·比第/著



本书是“当代马克·吐温”保罗·比第的代表作,被评为“21世纪第一部堪称伟大的讽刺文学”。作者保罗·比第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布克奖的小说家。小说演绎了一出模糊了历史与现实、虚构与非虚构界限的讽刺喜剧。作者从黑人视角探讨了现代美国的种族问题、贫富差距、阶层固化、性别不公、教育分化等社会现象。在大笑中,用荒诞映射出当今美国的现实。

刘庆邦:写作要凝视内心 不能“随大溜”

在不久前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,刘庆邦从文学观、自身写作以及短篇小说创作等多个角度,深度解读了《心事》这部小说集。

谈作品:希望作品像深处的煤

每个人的写作肯定要写自己最深切的生命体验,这个话是托尔斯泰说的。他把文学创作总结成三个要素:第一个要素就是要写自己最深切的生命体验。第二是你要有全球的人类性的目光和视野,讲的是一个人的思想境界。第三是要有非常精确和个性化的语言来描绘你的情感和思想。首先他把生命体验放在第一位,这个我是非常赞成的。我的写作也是要选自对自己的生命体验来写,比如《初恋》是对自己生命的体验。写煤矿的生活,很多也是生命体验。

之所以长期写煤矿,因为我在煤矿生活了九年,对煤矿的生活比较熟悉。比如我在农村长到19岁,在农村当过农民。我写两方面比较多,一个是农民,一个是矿工,因为我对这两个领域比较熟悉。比较起来,我在当农民的时候,农民的生活已经比较艰困,到了煤矿以后,矿工跟农民的生活比起来,应该说更沉重,我称它像炼狱一样的经历。所以我会长期持久地写煤矿,我认为煤矿生活就像一座富矿,取之不尽。世界上也不乏一些矿工作家,比如左拉的《萌芽》和劳伦斯的一些小说等。劳伦斯生活在矿区,他的父亲就是一个矿工,非常粗暴、经常酗酒打人的矿工。劳伦斯写了不少矿上生活。还有前苏联作家戈尔巴托夫也写一些。可能翻译到中国的不够,我接触到的只有这些。

我目前写了四部煤矿题材的长篇,还有大量的中短篇。可能煤矿题材的短篇加起来有一百多篇。我除了兼职中国煤矿协会的主席,有机会经常到煤矿去,跟矿工保持紧密的联系,还有就是我割舍不开与煤矿的一

种情感。所以煤矿生活我还会持续写下去。听说煤埋藏越深越纯,发热量越大,我就是在矿井里继续深入开掘,希望自己像采煤一样,写出来的小说也是越来越纯,发热量越来越大。自己的期望就是这样。

谈文学:好作品用思想升华情感

文学的本质可能有多种功能,比如启发社会,比如娱乐,比如对心灵的慰藉等等。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看,文学有两个最根本的功能,一个是审美的功能,另一个是反思的功能。如果换一个说法,一个是抒情的,再一个就是质疑的。质疑的也是批判的。如果再换一个说法,它是表达爱的,也是表达恨的。

好多长篇,像我刚刚写的《女工绘》,它的审美和反思不是截然分开的,不是说我这个审美的就是审美,反思的就是反思,不是这样,它是交织在一块的,在审美的同时反思,在抒情的同时质疑和批判,在爱的同时也在表达着恨。《神木》主要就是质疑、反思,说白一点就是批判现实主义。这种小说这个功能比较明显。我的小说有些偏重于审美,《心事》里面大量篇幅是审美比较多,抒情、审美、田园风光、铭心刻骨的爱情,让人心里变得非常柔软,这种审美。虽然也有背景性的一些质疑,但主要是审美的格调。

这是我对文学本质的理解。文学是一个从俗世来的俗的东西,但是这要求我们懂得俗世生活,要有社会深入经验,懂得人情世故。这是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一开始说的。他说什么是文章?人情练达即文章。人情包括很多,恋爱是人情最闪光的一种情感,还有很多很多情感,不光是你懂得,做不到人情练达就很难说是好文章。还有一个是世事洞明,这就把我刚才说的文学功能概括了。前一联是讲抒情的、审美的,表达爱情的;后一联是讲理性的、讲思想的、讲反思的、讲批判的,世事洞明。这就要求作家必须有思想,必须思想和情感很好地结合起来,用你的思想升华你的情感,然后才能写出好的作品。

化解和重组着文学的活动。刘庆邦用他平易的讲述和自我指涉的智慧,提供了一种特具本土性的叙事方式。

——著名学者 张颐武

刘庆邦的书写往往是伦常里的诗意,承继和成长怀着虔诚的驯顺。

谈写作:第一个读者是自己

写作不要科班训练,我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在厂上当工人,完全是为了吸引女朋友,表达一种爱意,我就蒙着写了第一篇小说,写完小说没地方发表,女朋友看了说不错,好。就放到那,放了六年以后,拿出来就发表了。发表就说明路子走对了,也就是说没有胡编乱造,写的是自己熟悉的生活,自己的生命体验。

如果你开始写,你最想表达的情感,你最真挚的情感,不吐不快的情感,不防把你的情感表达出来,给它一个形式,这个形式就是一个故事的形式,那就行了。语言朴实再朴实,自然再自然。一开始写容易很夸张,我的感情这么饱满,好像要喊出来一样的。开始往往容易用力太过,不要太用力,就完全是心平气和的,用最恰当的语言把你的情感表达出来。首先把你自己的感动,自己看完以后觉得挺感动的,我觉得这就成功一半了。

这个语言的表达一共三种状态,不急、正好、太过。不急就是没有达到,情感没有表达出来,太夸张了,这种毛病犯得比较多。我要求大家“中”,所谓中庸之道,不是说指人的一个方法,这个“中”就是正好、正合适,这就是沈从文先生说的正好,不多不少、不胖不胖、不高不低。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。写起来。

我们写作的时候不能把读者对象化,要写给年轻人看,写给老年人看,写作是不考虑这个的,它不迎合任何读者,它是尊重读者,因为文本的价值是通过读者的阅读实现的,没有读者的阅读,任何文本,再好的文本也不能实现其价值。所以对每个读者都应该是非常尊重的。

读者首先是谁?首先是我们自己,我们才是第一个读者,第一个真正的读者。因为我们的写作都是从个人出发,不是从集体出发,都是从内心出发,不是从外部出发。它是凝视我们自己心灵的一个景观,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忠于自己的所感所思,忠于自己感受到的东西、思索过的东西,绝对不可以“随大溜”,绝对不可以跟风,绝对不可以人云亦云,开始

礼失而求诸野,这个“野”,就是刘庆邦的小说世界。在那里,能看见某种程度和形态的礼仪,与日常生活水乳交融,被赋予了美学的意义。

——著名作家 王安忆

刘庆邦能在一个老掉牙的故事

上翻唱新曲,并唱出新颖别致的韵味来,就因为他能将劳动作为一种审美对象,在他以往的生活记忆里,翻检出劳动所带来的幸福感,进而带着这种幸福感来讲述故事。

——著名评论家 贺绍俊

名家点评

刘庆邦的写作是静寂的,他似乎无心把自身作为一个特殊的能指卷入文学的浪潮之中,他似乎远离任何运动和潮流,他安然地处于文学的边缘之处,但他却又是无法忽略和抹杀的“边缘”,是活跃的,不断参与、见证、